

## 陶集引《論語》考

### ——兼論陶潛之儒學思想

楊鍾基

香港中文大學

沈德潛《古詩源》云：

陶公專用《論語》。漢人以下，宋儒以前，可推聖門弟子者，淵明也。<sup>1</sup>

劉熙載《藝概》亦贊成其說，曰：

陶淵明則大要出於《論語》。<sup>2</sup>

惟近人朱自清於《陶詩的深度——評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一文則提出異議，其言曰：

從古箋定本引書切合的各條看，陶詩用事，《莊子》最多，共四十九次，《論語》第二，共三十七次，《列子》第三，共二十一次。……照本書所引，單是《莊子》便已比《論語》多；再算上《列子》，兩共七十次，超過《論語》一倍有餘。那麼，沈氏的話便有問題了。<sup>3</sup>

朱氏繼而再加論證，終而得出「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sup>4</sup>之結論。筆者對朱氏之說不敢苟同。本文之作，擬就陶淵明與《論語》之關係深入探索，進而論及陶公與孔子及儒學之關係，以求真是之歸云爾。

討論陶公引用《論語》典實之先，茲擬首立下列數端：

一、陶公之思想頗為複雜，宗儒宗道、為俠為隱，固已纏訟千載。即以其自道少志之言，亦可見不同之路向：

---

1 北京大學北京師範大學中文系教師同學編《陶淵明卷》，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1月，上編，頁201。  
2 同注1，頁250。  
3 同注1，頁288。  
4 同注1，頁289。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sup>5</sup>  
 詩書敦宿好。<sup>6</sup>  
 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sup>7</sup>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sup>8</sup>  
 少學琴書，偶愛閑靜。<sup>9</sup>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sup>10</sup>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sup>11</sup>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sup>12</sup>

是以論述陶公思想之傾向某家，亦不可能抹殺其揉合他家思想之成分也。

二、顏延之撰《陶徵士誄》雖謂陶公「學非稱師」<sup>13</sup>，而見於陶公集中自道，一則曰：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sup>14</sup>

再則曰：

先師遺訓，余豈云墜。<sup>15</sup>

是則陶公之私淑孔氏，固亦無可否定者也。

三、儒家乃世之顯學，而自孔子歿後，已有「儒分為八」之說<sup>16</sup>；章句解疏，亦代有不同。雖曰同宗孔氏，實有各自不同之面貌。今論陶公之儒學思想，自亦當知其於孔門之教，有肯定、有懷疑、有別解、有補益，總其常變始足以成其大觀也。

根本既立，斯可進繩前引朱自清氏所說之得失。蓋自古直《陶靖節詩箋定本》行世之後，陶集箋疏續有所出。其中爬剔網羅，頗補前修之未密者，厥有王叔岷氏所撰之《陶淵明詩箋證

5 《飲酒》之十六。本文引用陶潛作品據逯欽立校注《陶淵明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5月。

6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7 《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

8 《歸園田居》之一。

9 《與子儼等疏》。

10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

11 《擬古》之八。

12 《雜詩》之五。

13 同注1，頁1。

14 《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

15 《榮木》。

16 見《韓非子·顯學》，《四部叢刊》影黃堯圃校宋鈔本，卷十九，頁七下。

稿》一書<sup>17</sup>。筆者嘗就王書所引，酌加補充，計得陶集用《論語》者，共九十條。若連尚有爭議之《五孝傳》、《聖賢群輔錄》及《八儒》、《三墨》加入計算，自必遠超此數。乃知朱氏所謂《莊子》、《列子》合計「兩共七十次，超過《論語》一倍有餘」為不確矣。

朱氏又云：

考淵明引用《論語》諸處，除了字句的胎襲，不外「遊好在六經」，「憂道不憂貧」兩個意思。<sup>18</sup>

今案陶公引用《論語》諸處，確有不少僅限於「字句的胎襲」，例如「春服既成」<sup>19</sup>之襲《先進》，「率爾賦詩」<sup>20</sup>亦全襲《先進》原文。除顯示陶公熟讀《論語》，下筆之際，信手拈來之外，於義無補。然而進求其有關義理者，卻極其豐富，絕非止於「遊好在六經」及「憂道不憂貧」者也。茲擇其要者，與《論語》原文并列，酌加案語，以見陶公會心之處。

一、《詠貧士》之四：「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里仁》第八章：「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sup>21</sup>

案：此句可見陶公對儒家思想極其明確之肯定。《論語》原文只云「道」而未言何道，陶公實之曰「仁義」之道。朱自清氏嘗疑陶公之道未必為儒家之道（說詳後文），觀乎此句，當可無疑。

二、《癸卯歲十二月中作與從弟敬遠》：「高操非所攀，謬得固窮節。」

《衛靈公》第二章：「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案：「固窮」一詞，六見於陶集，除此則外尚有：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十行帶索，飢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sup>22</sup>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抱固窮節，飢寒飽所更。……<sup>23</sup>

17 王叔岷《陶淵明詩箋證稿》，台灣：藝文印書館，民國六十四年（1975）1月。

18 同注1，頁288。

19 《時運》。

20 《遊斜川》。

21 《十三經》用清嘉慶二十年（1815）江西南昌府學刊《十三經注疏》本，下同。

22 《飲酒》之二。

23 同注5。

斯濫豈攸志，固窮夙所歸。<sup>24</sup>

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sup>25</sup>

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sup>26</sup>

讀此數則，有可注意者數端：其一在固窮之節乃由「遊好在六經」而來。其二在固窮並非「委曲」、「累己」之苦行，而為「濟意」稱情之事。乃知陶公之「因事順心」<sup>27</sup>、率性歸田，非僅在於順其「性本愛丘山」<sup>28</sup>之自然無為之性，實亦緣於其「貞剛自有質」<sup>29</sup>之固窮絜己之質也。其三則在陶公於「積善云有報」不無疑惑，而終以「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自勵而已——此點留待下文詳論。善乎歸有光之言曰：「古之善處窮者也，推陶子之道，可以進于孔氏之門。」<sup>30</sup>

三、《時運》：「延目中流，悠想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

《先進》第二十六章：「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

案：《論語》此則為書中極富文學意味之文字。曾點之沂水春風，與乎孔子與點之歎，歷來說解紛紜。或謂此為禮修樂治、《禮運》大同之境，夫子蓋歎美之；或謂此中深體孔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sup>31</sup>之志；或謂曾點「異乎三子者之撰」<sup>32</sup>，其意不在邦國，蓋「舍之則藏」<sup>33</sup>、「隱居以求其志」<sup>34</sup>也，適逢孔子聞三子有志不遂而傷，遂喟然而歎。姑勿論陶公會心之處何在，而亟宜注意者，一則在「我愛其靜」句中，點出一「靜」字。二則在其謂「但恨殊世，邈不可追」，與篇末之「黃唐莫逮，慨獨在余」遙遙相應也。茲先論陶公所愛之「靜」。譚元春云：「從來說曾點為狂，不曾道破靜字，今始拈出，深心體貼，俗人不知。」<sup>35</sup>鍾伯敬云：「千古高人曠士，少此一靜字不得，淵明白傳神。」<sup>36</sup>陶澍云：「周、程每令人尋孔、顏樂處，先此唯先生知

24 《有會而作》。

25 《詠貧士》之七。

26 《感士不遇賦》。

27 《歸去來兮辭》。

28 同注8。

29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30 同注1，頁142。

31 《公冶長》第二十六章。

32 《先進》第二十六章。

33 《述而》第十一章。

34 《季氏》第十一章。

35 同注1，下編，頁7。

36 同注35。

斯意耳。」<sup>37</sup> 所見甚是。進溯靜之所由出，於儒家典籍則有《大學》之所謂「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樂記》之所謂「人生而靜，天之性也。」與夫孔子所謂「仁者靜」<sup>38</sup>。至於道家典籍，則致虛守靜之談，在所多有，不勝枚舉。余意以為，陶公所深有體會之「靜」，自心靈境界言之，固如陶澍所云，直造孔、顏樂處；自哲學思想分析，則可扣連儒家、道家相融之處。觀乎此詩，一則曰沂水春風，「但恨殊世，邈不可追。」再則曰「黃唐莫逮，慨獨在余。」是則黃唐之世與孔門之沂水春風，其所同為不可追攀者乃在此間靜自然之境界而已。善乎吳瞻泰之言曰：「春風沂水，即羲、農景象也，以一『靜』字概之，是何等胸次。」<sup>39</sup> 試為更進一解，則在道家之虛靜自然，本乎天道無為；儒家之寧靜和諧，則不離人倫日用，而陶公所嚮往之真淳境界，固亦不離人事，不廢人情者也。

四、《飲酒》之八：「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

《子罕》第二十八章：「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

案：陶公之用《論語》，固不止於胎襲其字句，亦不止於深探其義理，更以其詩人之靈智妙心尋求其藝術形象。歲寒不彫之松柏觸動孔氏之心，千載之下，陶公有同契焉，於其集中乃成為堅貞不屈、託身得所之象徵。其詩曰：

栖栖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sup>40</sup>

園田日夢想，安得久離析；終懷在壑舟，諒哉宜霜柏。<sup>41</sup>

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sup>42</sup>

五、《桃花源詩》：「嬴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

《憲問》第三十七章：「子曰：『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案：陶集中言及隱逸而用《論語》者尚有《歸鳥》：

翼翼歸鳥，戢羽寒條。……矰繳奚施，已卷安勞。

此數句出自《衛靈公》第七章：

37 同注1，下編，頁11。

38 《雍也》第二十三章。

39 同注1，下編，頁10。

40 《飲酒》之四。

41 《乙巳歲三月為建威參軍使都經錢溪》。

42 同注27。

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

又《讀史述》之《張長公》云：

遠哉長公，蕭然何事；世路多端，皆為我異。斂轡竭來，獨養其志；寢迹窮年，誰知斯意。

此數句出自《季氏》第十一章：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此外，陶集中亦多次提及隱居躬耕之長沮、桀溺、荷蓀丈人，均見於《論語》篇章。（對於農耕之態度，陶公與孔子頗有歧異，說詳下文。）茲先論陶公之歸隱用心何在，此心與孔子思想是否有相契之處。夫自顏延之撰《陶徵士誄》稱陶公為「南岳之幽居者」<sup>43</sup>，《宋書》、《晉書》、《南史》均列之入《隱逸傳》，鍾嶸稱其為「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sup>44</sup>，則陶公之隱士形象早已確立。然而歸隱雖為一事，推其所以歸隱之原因，則有多端。至於陶公之心跡，實明見於《感士不遇賦》，其言曰：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群分以相形，密網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望軒唐而永嘆，甘貧賤以辭榮。

是知陶公既處「密網」、「宏羅」之世，乃不得已而歸隱。而或潛或躍，取其「傲然以稱情」。至於所稱之情，實兼「擊壤以自歡」與「大濟於蒼生」而言也。此亦《論語》所謂：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sup>45</sup>

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sup>46</sup>

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sup>47</sup>

又《感士不遇賦》繼曰：

原百行之攸貴，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

43 同注1，頁1。

44 同注1，頁9。

45 《公冶長》第七章。

46 同注33。

47 《泰伯》第十三章。

此亦孔子所謂「隱居以求其志」者也。

六、《五月旦作和戴主簿》：「居常待其盡，曲肱豈傷沖。」

《述而》第十六章：「子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

案：陶公深體孔子、顏淵安貧樂道之境。集中佳作，不勝枚舉。如《答龐參軍》云：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是幽居。朝為灌園，夕偃蓬廬。

《讀山海經》之一云：

孟夏草木長，遶屋樹扶疏。衆鳥欣有託，吾亦愛吾廬。既耕亦已種，時還讀我書。窮巷隔深轍，頗迴故人車。歡言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微雨從東來，好風興之俱。泛覽周王傳，流觀山海圖。俯仰終宇宙，不樂復何如？

又前引「曲肱豈傷沖」一語，除「曲肱」用《論語》之外，「傷沖」則來自《老子》第四章「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是則儒家倫常日用，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既無傷於道家虛空沖和之旨，由是可見陶公於生活實踐之中體會儒道兩家契合之處也。

七、《影答形》：「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遺愛，胡為不自竭？」

《衛靈公》第二十章：「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案：本文以上六節，備論陶公深契於孔氏之道；本節則進論其人之矛盾不安及其對儒家信仰之疑惑。夫若單就此段引文觀之，自為申述孔氏「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之旨，並「立善有遺愛」云云，亦出自《左傳》：「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sup>48</sup> 然而此段乃設為影之答形。形影之論，均為《神釋》一章所否定。其言曰：

三皇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愛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欣，誰當為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此詩設為「神辨自然」以釋「營營惜生」之惑。陶公發為此說，自其所用之詞彙以至思想之根源與道家以至魏晉玄學有莫大之關係，固屬毫無疑問，當俟另文詳論。今仍自儒家思想及陶公個人實踐此道之層面略為討論。陶公自言「結髮念善事，俛俛六九年。」<sup>49</sup>「匪道曷依，匪

48 昭公二十年。

49 同注7。

善奚敦。」<sup>50</sup>必思有以自竭，「大濟於蒼生」<sup>51</sup>，「發忠孝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間。」<sup>52</sup>然而「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sup>53</sup>歷覽所見，沒世徒勤而名不稱者，在所多有，「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sup>54</sup>思乎其所以致此極者而不得，能勿疑乎？能無怨乎？茲擇其怨言數則如下：

我聞爲善，慶自己蹈，彼蒼何偏，而不斯報！<sup>55</sup>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sup>56</sup>

顏生稱爲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飢至于老。雖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sup>57</sup>

針對上述問題，《神釋》詩中所標之委運順化，確能使喜懼雙衍；自哲學層面觀之，固爲解脫之道。然自實踐之層面而言，陶公於乙巳歲（時年四十一——年歲及作品編繫據楊勇《陶淵明年譜彙訂》<sup>58</sup>）作《歸去來兮辭》，篇末已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之旨，至四十九歲撰《形影神》三首，如謂四十一歲時經已通達此自然之道，則其後自不應有上引之《雜詩》之二、《感士不遇賦》、《飲酒》之二及十一之怨懟不安之言，亦再不必有晚年所作堅持儒家固窮思想之《詠貧士》七首（楊《譜》繫於五十六歲）。是知論道與體其道而行之，固爲二事也。再就儒家之立場考察立善無憑、沒世而名不稱之問題，亦有明確可行之答案，曰：

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sup>59</sup>

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也。」<sup>60</sup>

（子貢）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sup>61</sup>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sup>62</sup>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已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sup>63</sup>

50 同注 15。

51 同注 26。

52 同注 26。

53 《雜詩》之二。

54 同注 26。

55 《祭程氏妹文》。

56 同注 22。

57 《飲酒》之十一。

58 見楊勇《陶淵明集校箋》附《陶淵明年譜彙訂》，香港：吳興記書局，1971年3月，頁400-467。

59 《憲問》第三十六章。

60 《堯曰》第三章。

61 《述而》第十五章。

62 《子罕》第二十九章。

63 《顏淵》第四章。



子曰：「莫我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知子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sup>64</sup>

觀此數段《論語》，可知賢如孔子，亦有「莫我知也」之歎。然其或委之於命，或肯定「求仁而得仁」，不怨不尤，或由「內省不疚」，乃能不憂不懼。反觀陶公，於《怨詩楚調示龐主簿鄧治中》一詩，雖亦引用《論語》「不怨天，不尤人」之句，而猖狂長悲之痛卻大異於孔氏，其詩曰：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蟻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抱長飢，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遷。在己何怨天，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烟。慷慨獨悲歌，鍾期信爲賢。

善乎黃文煥析此詩云：

「喪室」至「鳥遷」，疊寫苦況，無所不怨，忽截一語曰「在己何怨天」，又無一可怨。「何怨」後，復說「憂悽目前」，又無一不怨矣。<sup>65</sup>

回溯前文，陶公雖然深明莊老委運任化、喜懼雙空之理，亦知君子「內省不疚」不憂不懼之道，而又竟至「無一不怨」者，其關鍵已於《神釋》詩中揭明，曰「甚念傷吾生」是也。陶公之所以不免於「甚念」、「多慮」，實由其「抱朴守靜」之質性與「履信思順」之理想交相激盪。（案二語見於《感士不遇賦》，原文爲「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履信思順」近於儒，「抱朴守靜」則近於道。自儒家思想引伸，「抱朴守靜」與「履信思順」二者可統一於「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sup>66</sup>「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sup>67</sup>，與時推移。自魏晉玄學論者如王弼、郭象之立場，亦可將二者統攝於「內道外儒」之範疇，不相違悖。然而陶公於其立身行事之際，二者每有牴牾衝突。方其紆轡通衢，則夢想田園，自傷羈絆；及其「靜寄東軒」，「閒飲東窗」，則又耿耿致憂於「八表同昏，平陸成江。」<sup>68</sup>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sup>69</sup>其於他人，或偏於狂，或偏於狷；至於陶公，則時狂時狷，狂狷戰於胸中。方其靜也，固能直造孔、顏樂處，體悟萬物靜觀之妙；方其定也，固是「貧富常交戰，道勝

64 《憲問》第三十五章。

65 同注1，下編，頁74。

66 《季氏》第十一章。

67 同注47。

68 《停雲》。

69 《子路》第二十一章。

無戚顏」<sup>70</sup>；方其矛盾不安，則又不免於「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sup>71</sup>也。故論陶公之思想，當知其間之複雜紛紜，方可不致囿於一偏者也。

八、《癸卯歲始春懷古田舍》之二：「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

《衛靈公》第三十二章：「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飪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案：本節擬論陶公耕稼之事。善乎沈德潛之言曰：「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公異於晉人如此。」<sup>72</sup>推而言之，豈徒異於晉人，進亦異於孔氏者也。茲先附列其引用《論語》之其他篇章，再行詳論。

《勸農》：

孔耽道德，樊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迹高軌，敢不斂衽，敬贊德美。

此數句出自《子路》第四章：

樊遲請學稼。子曰：「吾不如老農。」請學爲圃。曰：「吾不如老圃。」樊遲出。子曰：「小人哉，樊須也！」

《扇上畫贊》：

四體不勤，五穀不分；超超丈人，日夕在耘。

此數句出自《微子》第七章：

子路從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篠。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雞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陶集中用此段者尚有三處，不贅引。）

《扇上畫贊》：

遼遼沮溺，耦耕自欣；入鳥不駭，雜獸斯群。

70 《詠貧士》之五。

71 《和胡西曹示顧賊曹》。

72 同注1，頁201。

此數句出自《微子》第六章：

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之，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為誰？」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丘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為誰？」曰：「為仲由。」曰：「是魯孔丘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耷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陶集中用此段者尚有四處，不贅引。）

《勸農》：

舜既躬耕，禹亦稼穡。

此數句出自《憲問》第五章：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羿善射，奭盪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宮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

以上所引五段，雖均出自《論語》，亦均有關耕稼，然耕稼之事卻非孔子所贊許。而陶公對孔子之見解，實亦頗有微詞。惟其如此，適足以見陶公篤實力行、發潛德之幽光之高風卓識。夫孔氏之道，以天下為己任，「君子謀道不謀食」，是以「憂道不憂貧」。其干於仕祿，非謀個人之榮利，乃所以「行其義也」。至於耕稼為圃之事，實屬其次，故曰「耕也、餒在其中」，並以樊須為「小人」。然其於「禹稷躬稼而有天下」一問，雖未直接答覆，其意實未嘗不予首肯者也。蓋禹稷之異於樊須，厥在務於躬耕而不忘天下，亦「足食足兵」、富民然後教之使善之意也。再觀陶公，生於「八表同昏，平陸成江」<sup>73</sup>之世，匹夫無勢，雖欲「大濟於蒼生」、「發忠孝於君親」<sup>74</sup>而不可。加以「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為己，必貽俗患。」<sup>75</sup>故曰：「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此亦其答檀道濟所謂「潛也何敢望聖賢，志不及也。」<sup>76</sup>及其躬親壟畝，深切體會耕稼之價值，乃對子路斥為「欲潔其身而亂大倫」之荷篠丈人及孔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之長沮、桀溺全面肯定。上文所引之《扇上畫贊》均就同情之角度，一則轉易孔子之語，美化二人之「入鳥不駭，雜獸斯群。」一則直用丈人原句，微諷儒者「四體不勤，五穀不

73 同注 68。

74 同注 26。

75 同注 9。

76 同注 1，頁 7。

分。]至於陶公集中言及農事之作，蔚為大觀，茲分別舉例疏析之。今論陶公對農事之肯定，自理論言之，其最明確曉達者厥為：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sup>77</sup>

夫人生之道，衣食為端。若連此一基礎尚且不妥為經營，曷足以奢言大道？故曰：

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sup>78</sup>

進而求之，此理亦與古昔聖賢相契：

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待靡因。誰其瞻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惟后稷。瞻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曰周典，八政始食。……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冀？<sup>79</sup>

此段有亟宜注意者二端。其一在陶公引用《詩經》、《尚書》、《左傳》、《論語》及儒家所肯定之后稷、舜、禹等聖王事蹟，是則儒家先聖一系列重農之傳統由斯而立。其二在詩中形容先民之「抱朴含真」，其語蓋出於《老子》「見素抱朴」，《河上公注》：「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朱自清氏乃爰引此句及「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真。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認為「『真』與『淳』都不見於《論語》，……都是道家的觀念，而淵明卻將『復真』『還淳』的使命加在孔子身上；此所謂孔子學說的道家化，正是當時的趨勢。所以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sup>80</sup>今案陶公論孔子之「復真」、「還淳」乃其融合儒道妙得之見，其使用道家詞彙雖無可置疑，然而是否即可由此推斷「陶詩裏主要思想實在還是道家」，竊以為未必，且待另文詳論。現就此詩之「抱朴含真」而論，則非涉於虛無。而后稷、舜、禹之務民於農，「耕稼而有天下」，其所謂致朴復真者正在至平至實之民生日用，謹於其心、勤於其事而已矣。前文嘗論道家之「靜」依乎天道自然，儒家之「靜」繫於人情人事。推而至於「真」、「朴」、「淳」，亦可作如是觀也。此外，陶公又言「養真」云：

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sup>81</sup>

是知「耦耕」可以「養真」，陶公並以此為「善」也。然則此「真」之境界如何？《和郭主簿》之一云：

藹藹堂北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飈開我襟。息交遊閑業，卧起弄書琴。園蔬有

77 《庚戌歲九月中於西田穫早稻》。

78 《移居》之二。

79 《勸農》。

80 同注1，頁288-289。

81 同注6。

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己良有極，過足非所欽。春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

是知其既真且樂者，固不離於生活中之真實體會，並非逍遙徜徉於無何有之鄉也。或曰：如此平居知足之樂，豈非孔子疏食曲肱、顏淵簞食瓢飲之樂耶？答之曰：陶公之樂，固有近於是者；然其足以傲視孔、顏而又非尋常老農所能道之樂，則在耕稼辛勞之實感，以至即事即景之會心。茲舉其名篇名句如下：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sup>82</sup>

貧居依稼穡，勩力東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負所懷。司田眷有秋，寄聲與我諧。飢者歡初飽，束帶候鳴雞。揚楫越平湖，汎隨清壑迴，鬱鬱荒山裏，猿聲閑且哀。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曰余作此來，三四星火頽。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遙謝荷篠翁，聊得從君栖。<sup>83</sup>

秉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量歲功，即事多所欣。<sup>84</sup>

觀此，信如梁啟超所云：「他的快樂不是從安逸得來，完全從勤勞得來。」<sup>85</sup>亦信如鍾惺所謂：「人知陶公高逸，讀《榮木》、《勸農》、《命子》諸四言，竟是一小心翼翼，溫慎憂勤之人。東晉放達，少此一段原委，公實補之」<sup>86</sup>者也。

\* \* \*

以上乃就陶集引用《論語》所繫之篇章，論述陶公於孔氏之道，有篤信焉，有篤行焉，有疑惑焉，有轉益焉。篤信者何？仁義是也。篤行者何？固窮是也。疑惑者何？天道幽遠，積善無報是也。轉益者何？並參儒道，絮己躬耕是也。陶集附有《八儒》之篇，其冠首一段云：

夫子沒後，散於天下，設於中國，成百氏之源，為綱紀之儒：居環堵之室，葺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以道自居者，有道之儒，子思氏之所行也。

雖然此篇是否陶公自作尚有爭議，而余意以為可取此段移作陶公寫照，蓋其人雖或僅「居環堵之室，葺門圭竇，甕牖繩樞，併日而食」，無「大濟蒼生」不朽之業，而其志則「以道自居」，歸本於儒者也。

82 《歸園田居》之三。

83 《丙辰歲八月中於下溪田舍穫》。

84 同注 14。

85 同注 1，頁 278。

86 同注 1，頁 170。

Echoes of the *Confucian Analects* in the Writings of T'ao Ch'ien  
— A Reflection of His Confucian Ideas

(A Summary)

Yeung Chung-key

Chu Tzù Ch'ing 朱自清 said in his article "On the Depth of T'ao Ch'ien's Poems—A Critique of Ku Chih's 古直 *T'ao Ching Chieh shih chien ting pên* 陶靖節詩箋定本" that T'ao Ch'ien cited from the *Chuang Tzù* 莊子 and the *Lieh Tzù* 列子 more often in his poems than from the *Analects* and came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ao Ch'ien's thought is, as reflected in his poems, basically Taoist". The present author has, on the basis of Wang Shu Min's 王叔岷 *T'ao Yüan Ming shih chien cheng kao* 陶淵明詩箋證稿 in which were collected quotations from the *Analects* in T'ao Ch'ien's *Works*, far exceeding in number the 37 items Chu collected, shown that T'ao Ch'ien did not simply applaud what Confucius said. There are times when he showed that he was not free from doubt, and at other times he would suggest fresh interpretations or expansion of the sayings of the Sage. From this one can see the subtle and complicated relationship T'ao had with Confucianism.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

版權為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所有 未經批准 不得翻印